



# 哭泣的房子

THE HOUSE  
WITH TEARS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Li Suzhang  
works

李苏章 著



Li Suzhang  
works

李苏章 著

# 哭泣的房子

THE HOUSE  
WITH TEARS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哭泣的房子 / 李苏章著. —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 - 7 - 5500 - 3028 - 2

I. ①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2119 号

哭泣的房子 李苏章 著

---

出版人 姚雪雪  
选题策划 周瑟瑟  
责任编辑 杨旭  
装帧设计 文人雅士  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 
电话 0791 - 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 - 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邮编 330038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 天津顾彩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 
印张 22.25  
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字数 210 千字  
书号 ISBN 978 - 7 - 5500 - 3028 - 2  
定价 39.9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 - 2018 - 40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: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## 自序

### FORWORD

小时候，三爹经常给我们讲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。

讲得最多的却是神仙与鬼怪的故事。

因为本人居住一个山区小镇，山高林密，自然各种鬼怪与神仙的故事盛行。

什么蜘蛛大战棺材精啊，妖艳女人半路害人啊，等等。

鄙人的童年几乎是伴随着这些神话成长的。

记得很清楚，老亭子有一个百年古杉树，大家都在盛传树上有一个穿白衣的女人，每到下雨天晴后，必到树梢梳头，头发很长，可直达树根。

有人绘声绘色说亲眼目睹，还对他含情脉脉，然而，大家立即说，你千万不要靠近，它是在作法，一旦靠近，马上会把吃掉。

所以当地人对那些异乎寻常的树，尤其是百年、千年古树，或其它怪形状的物体总是保持着最大程度的敬意。他们都认为它们已经成精，你不尊敬它，它就会害你。

记得当时的女朋友屋后有一个三十高的大树，大家都说这树已成精。

每次路过，女朋友都会加快脚步，十分害怕里面的妖怪跳出来，加害

我们。

鄙人偏偏不信邪，对着树撒了一泡尿，结果大家对我这种不信神不信鬼的做法，特别反感。

长大后，我一直在想，世上究竟有没有神仙。

答案有。

不仅中国有，而且国外也有。

基督教里面的人物个个都是神仙，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生的信仰。

信教，信耶稣，信救世主。

拜读《圣经》后，发现神仙世界，其实跟人类世界一样，也讲究公平正义，因果相报，一个人作恶必遭报应。

因为，神仙世界也是世界，也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。如果任凭恶神横行，这世界必乱套。

当然真的有没有，现在谁也说不清。

不过世上总有很多离奇的事发生，科学无法解释，也无法考证。

只能不停地争论下去。

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写神仙鬼怪的书很多，笔者也把脑海中留存的鬼怪写出来，博大家一晒。

是为序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第 一 章：梦幻女人 1
- 第 二 章：出征迎敌 16
- 第 三 章：第一次较量 33
- 第 四 章：打架 50
- 第 五 章：破门 64
- 第 六 章：奇遇 79
- 第 七 章：拜天地 96
- 第 八 章：斗智斗勇 114
- 第 九 章：破魔法 127
- 第 十 章：冲突 144
- 第十一章：开诊所 160
- 第十二章：发现宫女 172
- 第十三章：较量 189
- 第十四章：监狱 207
- 第十五章：朝廷命官 225
- 第十六章：向前民一家 243
- 第十七章：蜕变 262
- 第十八章：洞中棺材 281
- 第十九章：洞中有人 301
- 第二十章：逃离险境 320

一般来说，建好的房子是不会叫的，或者说不会哭的，如果真哭叫的话，必定是房倒屋塌。

但是在风华城工地上有栋建好的房子总是在叫，不，应该说是哭，因为它发出的声音像女人在哭，凄凉哀怨，似乎有很深的怨气。

但它白天不哭，晚上哭，而且是深夜一二点哭，时而低沉，时而高亢，时而若有若无，如果用心听的话可以听出来。

最先发现这一现象是工地安全员罗安全。他是管安全的，每天都要检查房子的质量，因此，房子有没有问题，他最先知道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来到13号楼。这栋楼刚刚通过验收，工程质量没有任何问题，业主也签字接受了，按理，他的任务也算完成，不关他的事了，但验收时，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头，因为，他在顶楼空隙处，似乎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趴在那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正在望着他，流泪呢。他十分奇怪，就问同来的小伙子：“业主是不是来了一个女的，在上面验收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没有啊，据我了解，这次验收的没有一个女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，你看，上面不是趴着一个女的吗？”

罗安全抬头一看，咦，女的不见了。

小伙子笑了：“上面哪有女人啊，你想女人想疯了吧。”

罗安全挠了挠头，也有点不好意思笑了。他估计是看花眼了。验收很快

就结束，正当罗安全下楼梯时，他的耳后突然传来很清晰的一句女人声音：“你不能走，你要救我！”。

罗安全回头一望，晕，这女的依然趴在那，脸色惨白，泪眼朦胧地盯着他。

他赶紧说：“你不要慌，我来救你。”

“你救谁啊？”众人听到罗安全说话，有点不解地问。

“上面有个女人，我去救她下来。”罗安全指了指上面，然后，令罗安全惊讶的事发生了，这个女人竟消失了。

大家都笑了：“看起来，罗安全真的想女人想疯了。”

罗安全不顾别人的嘲讽，坚持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去看看。”大家见罗安全执意要去，摇摇头，没说什么就走了。这栋房子就剩下罗安全一个人。

令罗安全异常吃惊，他心里竟然有点紧张起来。因为他感到身后似乎有双眼睛在默默地盯着他，不怀好意，或者说非常仇视。

虽然只是感觉，但他感觉到了，这种感觉非常不妙。当然，当他回头察看时，这种感觉又消失了，里里外外没有人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前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啊。

罗安全心里虽然有点紧张，但并不很怕，因为这是大白天，周围都是人，他想即使歹徒也不敢为非作歹。

他没有多想，一个人爬上夹层看了看，里面没人。这就怪了，明明看见了啊，怎么不见了？不应该是眼花，绝对不是。

为什么是这样啊？罗安全百思不得其解。他闷闷不乐下了楼梯。走出大门口一刹那，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飘进了他耳朵里：“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，难道就这样看见我死去。你好狠心啊！”

罗安全心里一惊，再次回头，晕，这女人出现了，就在夹缝里，脸色惨白，非常绝望地盯着他。罗安全见状，立即上楼准备营救。奇怪的事发生了，他竟无法移动半步，人像僵尸一般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女人在那哭泣。

这时，一个声音出现了：“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以为她是你臣妾，你就可以救她。你救不了她，否则，你也得死！”

我的臣妾？也就是我的老婆？怎么可能，我还没有老婆呢。

你有，肯定有。一道白光倏地闪来。

罗安全脑海里顿时翻腾起来。他隐隐约约似乎来到一个乡村，很多人，杀，杀猪？啊，不是，杀人！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向他刺来，他一惊，一个女人出现了，她挡在前面，尖刀刺进了她心脏，一股血，一股很浓很浓的血喷出来了，女人倒下了。在她倒下的片刻，她用力推了罗安全一把：“孩子，你快走，快走！”

一个女人忽地紧拉着他的手：“官人快跟我来。”说完，用力一推。

罗安全受此一击，意外掉进一个土坑里，接着他脑袋一黑，断电似的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当然，他很快恢复了供电，脑袋清醒过来。不过，恐怖的声音消失了，女人消失了，一切静悄悄。为什么是这样啊，难道是真的？他不甘心，迅速返回夹层，四处察看，没有人，没有，这女人没有出现。

罗安全只好下来了。他走出楼房时，倏地，窗户上出现一双眼睛，里面闪现暗光，十分阴森，恐怖，似乎在说：“你小子，等着吧，看我如何收拾你！”

外面是明亮的太阳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罗安全自然不怕，他暗想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能怎样？胆敢杀人？不过，他转眼又笑了，这一切应该是幻觉，都市之中哪有这些怪事啊。

回到办公室，他感到有点口渴，倒了一杯水，坐在桌前默默地喝着，忽然，他被桌上的一张报纸牢牢地吸住了。

报纸上说，一千年前，此地一个少数民族曾遭外族入侵，发生一场空前的大血难，族长被杀，姐姐惨遭轮奸，在母亲的拼死护卫下，族长的儿子顺利逃脱魔掌，从此浪迹天涯，不知所踪。不过报纸又说，这只是当地历史传说，并不可靠。

这一晚，罗安全睡得很不踏实，脑海里总是不断闪现报纸上的情节。他的身体坠入万丈深渊，落在一个阴沉的黄昏，到处是血，尸体，还有火光冲天，震耳欲聋的打斗声。他似乎也成了其中的一员，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杀，他身边紧紧跟随着一个人，是的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异常漂亮的女人。她称罗安全为官人，紧随其后，拼死抵抗。她不断地大喊：“官人，你快走！快走！去找天山血脉，他能救你。”最后，她倒下了，口中喷出一股鲜血，异常绝望地呼喊：“官人，你要为我报仇啊！”

紧接着一个黑脸大汗拦住了罗安全的去路，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

一把大刀立刻向他劈来。罗安全不知哪来的勇气，转身向一处悬崖跑去，接着跳下去，好痛啊，一股刺骨的剧痛传遍全身，他猛睁开眼，听见有人在大喊：“快松手，我要被你掐死了。”原来，他正死死地卡住睡在一起的杨保安的脖子。为了挣脱，杨保安只好用指甲死劲掐罗安全。

于是，罗安全痛醒了。

醒来的片刻，他感到自己忽然一松，紧接着，一道白光跃起，向窗外奔去，似乎是个影子，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它就是梦中阻拦他的大汉。罗安全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难道是它抓住自己的手去卡杨保安的脖子？

杨保安在工地上负责安全保卫工作。

杀死杨保安的是谁？它为什么要杀死他？

难道是传说中的魔鬼魂魄？

他正在愣神时，杨保安十分不满，打了他一下：“你有毛病吧，为什么卡我的脖子。”

罗安全自然不服，忙解释：“我刚才作了个梦，很血腥，不知怎的就在卡你的脖子。”

杨保安自然不信，当然二人交往很好，他相信罗安全也许是无意中所为，不会真的要弄死他。

罗安全看见杨保安又昏昏沉沉睡了，正想合眼继续睡，突然，窗外闪出一道亮点，他的余光瞥见这魔灵又闪现了。他心里一惊，立即坐了起来，眼睛死死盯住这亮光，呼的一声，亮点消失了。

罗安全顿时睡意全无。他现在可以确定，卡杨保安脖子的肯定是这亮点所为，因为他不可能卡，即使卡，最多把手轻轻搭在杨保安脖子上，杨保安很容易挣脱，根本不可能使他无法呼吸。他暗想，真是怪了，这世上难道真有异灵存在，或者恶魔出世？

他不敢再睡了，眼睁睁直到天亮。第二天刚到办公室，杨保安闯了进来。他说道：“老罗，我刚刚巡逻时，听到5号房子里面一直在响，有点像楼板断裂，又有点像人在哭，或者在打斗，我进去声音停了，出来又传来闹的声音，楼房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啊。”

罗安全心里自然明白怎么回事，但这事不好说，也无人相信。罗安全只能安慰他：“这栋楼质量没问题，可能是刮风的原因吧。你跟项目经理反映一下，我们组织人去察看一下。”

罗安全暗下决心，今天一定要把这栋楼彻查一遍，最好查出真相！

项目经理成胖子得知消息后，非常重视，指示罗安全带人去看一下。罗安全已经非常清楚，此楼十分凶险，必须小心，否则必遭大祸。当然，这个想法只深藏在心底，他知道说出去无人相信，换来的恐怕是嘲笑，既然如此，不如不说。

大家进了楼，首先对房屋沉降进行了测量，一般来说，楼房产生响声，主要原因还是下沉不均导致，楼板相互拉扯，自然会发生声响。但测量结果不是，楼没有任何下沉。杨保安说楼内一直在响，似乎与下沉无关。如果真的一直响，楼房早就跨了，轮不到现在。

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墙体开裂，也就是说涂抹沙浆不均，厚薄不一，因温差的原因，导致沙浆炸裂。大家楼上楼下仔细查了一遍，没有问题，所有墙面没有任何开裂现象。

大家忙了几个小时后，结果没有问题，心里有点不爽了，同来的工程部成经理盯着杨保安，有点愠怒地说：“老杨，你到底听清没有，是不是风在叫啊。”

杨保安急了，忙辩解：“绝对不是风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楼在响，一直在响，并且里面没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里面没人。”

“因为我一直守住门外没人出来。本来我想进去，但怕房子跨了，没敢进去，天亮了，不响了，我才进去，到处搜寻一遍，没人。”

“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房子绝对在响，而且似乎还有尖叫声。”

成经理等人呵呵笑了，是你在尖叫吧，胆小鬼。

大家一致认为，是杨保安听错了。既然没事，就撤吧。正在这时，楼顶突然刮来一阵风，一股呼呼直叫的风，向成经理冲去。他拿在手上的罗盘倏地被风吹落在地上，紧接着，上面莫名其妙掉下一块砖头，准确地砸在罗盘上，罗盘顿时四分五裂，碎了。

好大的风啊，罗安全不仅感觉到了这股风刚硬，而且还十分阴冷，充满

杀机，他敏锐地注意到了，这股风就是冲成经理手中罗盘而来，这风似乎十分讨厌它，一定要把它弄碎，杀死。

大家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楼梯口是有块砖，问题是它紧靠着墙边，离楼梯口至少有1.5米的距离，多大的风才能把它吹下来啊。

成经理感到有点奇怪，问：“你们谁把这个砖块挪动了。”

大家摇摇头。他转向杨保安。杨保安有点惊魂未定：“我没动砖块，是它自己跑过来的，因为我看见它好像会走路，直飞而下。”

砖头会走路，太搞笑了。成经理没有理会杨保安，没文化的人总会胡言乱语，杨保安就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他也感到很惊讶，这砖块也来得太神奇了，何况外面风平浪静，哪来的风？

他决定上楼去察看一下，果然这砖一直在墙边，因为新鲜的印子在那儿，错不了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风把它吹下去了。然后，需要多大的风才能把它吹走呢？他估计至少需要七级风，问题是刚才刮了七级？

其实，这一切罗安全都看在眼里，刚才刮风时，他就知道情况有些不妙，并且注意到了上面有人，有人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。这些人来者不善！十分仇视罗安全他们的到来！

罗安全很清楚，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！

至于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，罗安全还不知，但他想搞清，于是向成经理提议，为了防止坏人破坏，建议对全楼进行一次大搜查。

成经理觉得有必要，于是，人员分成三个小组，每个小组负责一个片区。大家立刻开始行动。

罗安全选择杨保安一组，因为只有他清楚，昨晚声响来自何处。

罗安全问：“你昨晚在哪里听到响声。”

“就是二单元的十四楼。”

罗安全心里一振，不就是夹层这个地方嘛，一个白衣女子呆在那。

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他们一行四人来到十四楼。十四楼上有个夹层，出现的白衣女子正在是这里。由于空间有限，罗安全要另两个人留在原地，他和杨保安爬上去。

夹层空间不大，二十多平方米，两米高，人站在上面非常压抑，有种泰

山压顶之感。由于不住人，地面也没有粉刷，到处是坑坑洼洼，行走十分不便。二人在夹层仔细观察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但杨保安很肯定地说，昨晚发出的声响就是这里。

但夹层始终是空荡荡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罗安全忽然背后有股凉风吹来，很轻很淡，他感觉到了，似乎有只手在轻轻地触碰他，或者给他某种信号。

他迅速回头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他不甘心，又对墙面进行仔细观察，终于在他一米远的地方，墙面上有条缝，当然墙面有缝隙很正常，只是这条缝略大一点，似乎也正常，工人施工有时忘记放沙浆，或者把砖头放宽一点，这样的事常有，但罗安全看出了它的不寻常。

这不是一般的缝，因为它光滑平整，应该有东西经常从这里出入，否则不可能如此光滑。

他警觉起来，问：“这隔壁是什么？”

“应该是电梯井。”

罗安全想起来了，没错，是电梯井。

由于还没有安装，目前电梯井完全处于封闭状态。杨保安说，电梯井不是有什么东西啊。

有这种可能，不然怎么会有响声呢？

他们决定去看看。一行四人来到了一楼地下室，这是电梯井最底层，可以从底往上看得清清楚楚。

上面是光滑的墙壁，在隐隐约约的光线透视下，没有任何异物，最底层的地下室，除了有少量的水，一切都正常，也就是说，地下室什么也没有，然而，罗安全还是从中感觉到了异样。什么异样呢？气味。

他进入地下室的片刻，有股淡淡的让人捉摸不透的气味迎面飘来，之所以捉摸不透，是气味里似乎含有很多复杂的成分，有血腥，大粪，还有各种尸体臭味，成分很杂，让人难以分辨。不过罗安全还是敏感地察觉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气味不是地下室正常该有的气味，虽然若有似无，但气味始终存在。

“你觉得地下室有问题没有？”

杨保安四处张望了一下：“没问题，这地方没人。”

“你没觉得这地方很难闻吗？”

“有点，但我觉得地下室都是这样，有的施工人员图方便，经常在这些地方拉屎拉尿，有点臭很正常。”

杨保安这样说也是对的，换在平时，罗安全可能也就放过去了，但他经历过，所以就警觉起来。他不愿把原由讲清，于是就说，你拿个强光手电来，我再仔细看看。

手电很快拿来了。他蹲在地下，认真地搜索，马上发现墙边有条细细的缝，这股难闻的味道正是从墙上飘出。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他用力掰开了一些混凝土，果然，气味更大一些。仔细聆听，里面似乎还有响声，尽管不大，仔细听，还是可以听到。

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，这里面肯定有名堂。

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一时无从断定。他觉得还是小心为妙，他经历的梦境太血腥了，不能贸然去闯，否则，很危险。虽然现在已是文明社会，但很多事依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，或者现有的科技手段破解不了一些怪事。

罗安全不再翻动墙壁。他站了起来说：“算了，既然没问题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说完，一行人走出了大门。”

罗安全刚迈出大门口，顿感有股冷气从身后飘来，似乎有个女人在说，你为什么走了，不来救我，救救我呀。

罗安全立刻回头，只见一个白衣女子忽然从眼前闪过，直奔地下室。这女人正是夹层出现的女人。罗安全热血沸腾，大喊一声：“你不要走，我来救你”说完，不顾一切，立刻狂追，然而，晚了，地下室空无一人。

一切空寂宁静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杨保安等人跟着赶了过来。杨问：“老罗，发生了什么事，慌慌张张的？”

“你信不信，我刚才看见一个女人进来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，我看看。说到女人，杨保安立即来了精神，女人在哪里，她在哪里？”

“她进来了，现在我也不知在哪。”

杨保安顿时泄气：“原来你是说着玩的哦，这地方哪有什么女人嘛。”

“我知道她在哪里。”罗安全指了指墙中的缝隙：“她应该在这里。”

杨保安笑了：“你有病吧，这里怎么可能有人？”

“你不信，你把墙缝挖开试试。”

“行，我就挖。”

杨保安找来一根钢筋条，开始挖起墙缝。这时，罗安全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骇人画面，刚才出现的女人显现了。她非常惊恐地说，千万不要挖啊，否则，你们会有生命危险，说完这句话，画面倏地消失了。

罗安全立即断定这是真的。他马上说：“老杨快不要挖，我是骗你的，这地方没女人。”

杨保安停止了挖动：“我就知道你在耍我，这里面哪有人嘛，除非是死人。”

死人？难道真是死人？罗安全心中一惊！

这时，罗安全忽地感到手上冰冷刺骨，原来是一点泪水。罗安全大骇，哪来的泪水？

罗安全马上意识到是这女人的泪。人家都流泪了，这事应当说非常严重，罗安全预感不妙，于是慌忙地说，算了，不要撬了，我们立即撤离，说完拉起杨保安就要走。

然而还是慢了半步，一块莫名其妙的砖头竟从天而降，飞速地向杨保安脑袋砸去，罗安全敏锐地听到楼上的响声，用劲推了杨保安一把，杨保安一个踉跄，头部幸运躲过了，但砖头还是重重地砸在他手臂上，痛得他“啊”的一声大叫。

罗安全大叫一声：“上面有人扔砖头，大家快跑！”

他们刚迈出电梯井半步，五六块砖继续轰然而下，砸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，似乎又砸在一个人的身体上。

杨保安十分惊讶，井里还有人？他看了看周围，没有啊，四个都在，井里应该没人。

一个小伙子准备转身去看一下，罗安全立即拉住了他：“看什么看，里面没人，你不要命了。”

现在大家赶紧送杨保安去医院，我去项目部汇报。说完，罗安全打了120。

120 很快赶来了，大家把杨保安扶上了车，120 绝尘而去。

120 的鸣叫声，很快惊动了项目部。大家纷纷围了上来，听说有人在上面扔砖头，顿时义愤填膺，立即跑了上去。

然而上面没人，令人诡异的是，电梯井底的砖头竟神秘地消失了。

这就怪了。

大家面面相觑，现场管理员责问道：“上面清了场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没有砖头。”

这话信。电梯井上不允许堆放任何物品，尤其正在施工的井口，不允许堆放，这是常识，但一个刚经历一场生死的小伙子自然不服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怎么可能有假。

问题是现场没有砖头啊。

这话把小伙子说得哑口无言，是啊，砖头呢，砖头去哪里了？

小伙子怀疑掉到墙缝，准备动手去挖。罗安全慌忙制止。

“挖什么挖，一大堆砖头，怎么可能掉进缝里去，你不是胡闹吗。”

“那砖头呢？它飞掉了。杨保安完全是被砖砸的呀！”

“是不是有人来过，把砖清理走了。”

罗安全不愿说出真相，因为他感到这事有点复杂，似乎与一个神秘的远古族群有关，并且他断定这个神秘的族群已经复活，就在这栋房子里，就在这工地上，同时，它的敌人已出现，两股力量正在生死搏杀！当然，人是魂现在无法判断，但这里已成它们的战场。

当然这些话他不能说，说出来也没人相信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撤离，然后暗中进行调查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这样吧，为了防止掉东西下来，大家现在离开，大楼封存，项目将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，彻查此事。

罗安全负责项目部安全生产。他说的话大家自然要听，于是，大家停止了争论，离开了大楼。

罗安全走在后面，这时，后面又飘来一股轻微的冷风，一个女人似乎在轻轻地说，罗安全，我的孩子，你这样做是对的，你救了大家的命。

我的孩子？晕，为什么这样称呼我，我是谁的孩子？罗安全惊讶地回头

一望，一个年长的女人出现了，她有着天使般的面孔，露出灿烂的微笑，慈祥安静，在默默地打量着他，似乎还有激动的泪水流出来，她朝他点点头，孩子，看见你，我很高兴。说完，慢慢地，人像消失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

难道我是她的孩子？怎么可能呢，我的父母健在，怎么可能是她的孩子，真是笑话。罗安全没有多想回到了办公室。

罗安全刚坐下，忽然感到身体非常不适，刚才滴在手上的泪水似乎没有挥发，而是进入体内，变成一股气体，在身体四处环绕，弄得自己忽冷忽热，直冒冷汗。气体在不断提示他，赶快喝水。

罗安全马上喝了一大口水，感觉好受一些。这时，气体停止了流动，但是开始了膨胀，不断变大，慢慢地在罗安全的脑海里沸腾起来，瞳孔里竟出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。

他在云中飘呀飘，不断地飘，穿越了山谷河川，最后降落在一处平坦的草地。一个美丽的女人跪倒在他面前：“官人，父皇在召唤你。”

我是官人，不会吧，但是这个女人确实在叫自己啊。

他擦了擦眼睛，有点不敢相信。

这女人说：“官人，你要拉我起来，否则，我不敢起身。”

罗安全赶紧拉她起来。

这女人继续说：“大臣们到处找你，找不到，父皇很生气，你要赶快去，否则，父皇会责怪你的。”

“来，你跟我来。”

罗安全在这女人的引导下，来到了一座木制结构的巨大宫殿，宫殿全部用红色的油漆刷成，屋顶是黄色的琉璃瓦，门外立有两座威风凛凛的狮子，这不就是皇宫吗，北京的故宫就是这样啊。

“儿啊，见了父皇也不跪下。”一个年长的男人发出了深沉的吼声，吼声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。

罗安全不由自主地跪下了。

这男人清了清嗓子：“有线报说，北方夷族已经向我们西族发起攻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罗安全一时语塞，茫然地望着这个男人，不知所措。